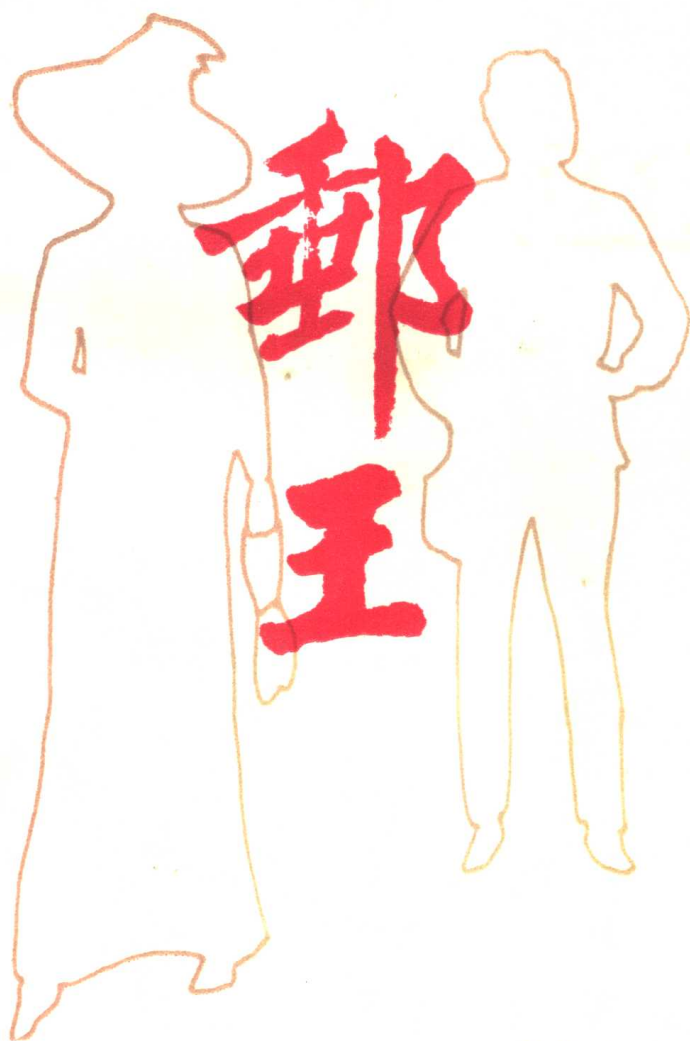




52

〔法〕伯赫达 合著
德赫斯 译
秦理斋

邮 王

〔法〕伯赫达 ~~德赫斯 合著~~

秦理斋 译

中国集邮出版社

重版说明

《邮王》一书是本世纪初叶风靡全球的集邮惊险小说。不少人在读了此书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集邮的队伍，其中不乏成功者（见“前序”）。

原书系法人伯赫达与德赫斯合著，由原《申报》翻译秦理斋先生从爱莉斯·菲力普的英译本转译。

《邮王》曾在二十年代的《邮乘》杂志上连载；一九三五年，中华邮票会成立十周年之际，全书才得以出版发行。

这次重版，承郝宪明同志为《邮王》作了标点。为了保留译文的特色，我们对文字（包括人名、地名等）未做改动。

前 序

《邮王》一书，西名The Stamp King，为邮林中唯一之名小说，当时曾分期附载于吉本斯周刊中，传诵遐迩，能使读者回肠荡气，油然生集邮之心。海音得者，美利坚之豪于资者也。初集邮，不甚踊跃，亦无赫赫名。旋读此书，则投袂而起曰：“男儿当自强，安知我不能为惠廉·葛宜士及蓓德·司考惕耶？”由是遍历欧陆，搜觅名邮，脱手万金，略无吝色，斐拉立珍品，什九皆入其手，卒占得美洲第一流集邮家之地位，胥此书刺激之力也。夫以一书之微，而能使人牺牲其血汗之金钱，至百万以上而不悔，则其魔力之巨，亦可惊矣。故欧人有戏谓此书为邮界之吗啡针者，非无故也。原书为法人G·De Beauregard 和H·De Gorsse合著，经英国E·C·Phillips女士译为英文，余复倩秦君理斋译为华文，分期揭诸《邮乘》，以饷我邮界同志。庶几有海音得其人闻风而起者乎？予企望之矣。丙寅首夏，周今觉识。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誉为“邮王”的惠廉·葛宜士先生和蓓德·司考惕小姐为了寻找一枚名为“雅鲁藏布”的邮票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寻找稀世之票的过程中，他们历经千难万险，同风暴、冰雪、小偷、大盗等各种天灾人祸顽强地较量，最后一举获得成功，二人终于也由敌手结为伉俪。

全书情节曲折生动，内容引人入胜，文笔酣畅淋漓。

书中不仅向读者揭示了集邮的魅力，而且歌颂了勇于进取的人；同时抨击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人与人之间丑陋的金钱关系，鞭挞了封建王公腐朽没落的本质。

目 录

第 一 回	践宿约名倾四座 访孤邮远走天涯	1
第 二 回	泄机密公子宵征 逞阴谋佳人入彀	16
第 三 回	狂魔甫过又遭层凌 破舟余生忽惊劲敌	23
第 四 回	倾衷曲中原逐鹿 翻报章异域奇逢	26
第 五 回	祸起孤行穷途货贿 福偏双至更识邮踪	37
第 六 回	宵人假面悟证金蛇 淑女穷途困苏玉珥	45
第 七 回	锦城留恋蓓德失机 白水要盟惠廉窘敌	52
第 八 回	对邮肆老商致慨 睹大敌弱女惊心	56
第 九 回	魔战方酣网罗暗布 殷鉴不远电讯初传	62
第 十 回	敦友谊珥返故主 陷敌阵心识弋人	65
第 十 一 回	怨标梅痴婢焦心 闻间谍愚仆怀恨	69
第 十 二 回	行诡谋有心制假票 纵机巧无计脱罟罗	75
第 十 三 回	巧匠呈能大功告就 风姨作恶片纸无踪	80

第十四回	驱车轺署嘉礼难征 涉足邮市饕鼎竟返	85
第十五回	怀毒计终朝绸缪 饵甘言漏夜登程	91
第十六回	恶耗传来怒询痴婢 成规难坏勉达旗言	97
第十七回	鸢觥弗驻弱女投波 小艇追风主仆返陆	105
第十八回	客邸戒途纵谈机密 歌场遣兴喜识良朋	108
第十九回	邂逅中途惊来飞将 相逢狭路忽发奇症	116
第二十回	交匪人翻成俘虏 施钩距利用良机	123
第二十一回	夏日迫人顽童漏消息 甘醪助我痴婢竟成功	132
第二十二回	争着先鞭我防尔守 申明来意前倨后恭	138
第二十三回	火树银花幻灯呈邮影 华堂盛宴大盗即嘉宾	143
第二十四回	庸警虐无辜几遭疑狱 千金市骏骨拼挡归程	149
第二十五回	睹丽姝小舱深匿 窥怪客甲板追驰	158
第二十六回	摘假须奸究入狱 遣娼骑贼党远颺	163
第二十七回	偿夙愿陋肆奇逢 感深情仙俦永缔	171

第一回

践宿约名倾四座 访孤邨远走天涯

惠廉·葛宜士意态坚决而谓众人曰：“实告诸君，余信彼姝颇优为之。”

身躯肥硕之布克逊医生，作轻藐之言曰：“有是理哉？”并耸肩以申其意。

娇小之伊文斯·白赖福夫人曰：“唯唯，事未易知也。吾美利坚神明之胃，固无有不能者。蓓德女士，真乃其类，余敢保之。”

布克逊复鼓其肥硕之颊而言曰：“嘻，如彼之忘约，直伧贾之行，不似以集邨自娱者之所为也。”

葛宜士闻言，意似不悻，佯笑而起，呼曰：“医生，君亦未免失之狂矣！俟蓓德女士不克践约后，君尽有余暇讥笑之也。”

布克逊不虞葛宜士之遽有愠意，为之愕然，急曰：“勿尔勿尔，请君息怒。余仅戏言耳，君胡善愠若是耶？……”

哈德浦进曰：“虽然，请君语我以此中经过。余于司考惕女士之所约，仅得之传闻而已。余常欲来此，而辄与愿违，以是……”

老翁庇尔庭戏叱之曰：“咄！君不以集邨家自命者乎？抑实难副考古自娱之名，再……”语未竟，众咸喧然而呼曰：

“诚哉斯言！诚哉斯言！哈德浦非真同志也！”一时目光咸集此不幸之哈德浦，而笑其表现之抗议态度。

哈德浦俟喧声有间，急呼曰：“今谨郑重宣言，余确收藏

最精美之邮票，且极充牣。”伊文斯·白赖福夫人接言曰：“除小型中国邮票之外。”众复哄堂，即不苟言笑之铁马诺克，亦不禁为之赧然。

布克逊乃嘲之曰：“余恐哈德浦先生，犹未知今夕身临何地，殆乃误履此间耳。”

哈德浦对曰：“医生，幸恕余，君言适得其反，余确知身在纽约邮票真赏俱乐部，为俱乐部之名誉会员，且具备入会资格。”

布克逊复曰：“恐君殆犹未识资格为何也。”

哈德浦愠曰：“君胡妄言若是！欲入俱乐部，必须证明家资至少二千万，余今薄具家财三千三百万；又须允诺不谈宗教政治之言，余则深畏乎此；更须素嗜古邮票，并能证明家有收藏，余则深好此道，且有珍藏。”

多言之医生更反语讥之曰：“珍藏孔多，不足二万五千枚……”

哈德浦不待其言之毕，急曰：“噫，君太奢望！余从事搜集，仅七载耳，时实为之。再此间诸君搜藏完备者，恐或无一人也。”

于是老翁庇尔庭谓之曰：“恕余多言，惠廉·葛宜士所藏绝为完备。”

惠廉闻言，但曰：“此语确也。”

哈德浦意似不耐，即曰：“诸君纵谈至此，尚未有告余蓓德·司考惕女士之事者。”

布克逊医生心怀嫉忌，喃喃自语曰：“尔若知之，又足自豪矣。”

惠廉顾而谓之曰：“医生，事有涉夫彼姝者，皆吾人所关怀者也，哈德浦亦其一耳。如君所言，必其所闻彼姝之消息更

多于吾侪而后可，否则大失礼也。”

布克逊两颊绯红，抗言曰：“君宁尝奉命为彼姝辩护耶？”

惠廉答曰：“余未奉命，但自欲为之。余不愿见人之毁蓓德女士，更不愿见女士不在此间时有人毁之。谅诸君子欲护持彼姝之心，当亦不亚于鄙人。诸君，然欤否欤？”言次，四顾众人，咸颌其首。

哈德浦曰：“葛宜士君之言良是，蓓德·司考惕女士乃最姣好之女郎。”

伊文斯·白赖福夫人曰：“加以德茂而谦和。”

铁马诺克夫人曰：“年才二十二龄，茕然无父母，而人无间言。”

铁马诺克乃宣言：“总之，真吾美利坚人也。”

斯时之布克逊，默然无一语，仅嗤之以鼻而已。

哈德浦复恳众人曰：“诸公皆好行其德，乞怜愚昧，为道其详。”

于是葛宜士乃倚炉壁而言曰：“如是，请聆余言。”

惠廉·葛宜士者，年甫二十五，丰仪容，美冠服，一翩翩佳公子也。待人接物，谦恭有礼，同侪莫不敬爱。家既富有，约乃四千万元。遂得以一身而同时兼为好施之慈善家，仁翁之良友，威仪之少主人，第一流之集邮家。

惠廉亦如司考惕女士，早失怙恃。所不同者，自在襁褓，即饴闻集邮之历史，盖其父爱德华·葛宜士，酷嗜集邮，不惜巨资，搜求稀世之珍，当时即有“邮王”之称，名闻遐迩，一如其子今日以“邮王”驰誉全美。毕生所得，凡世上依法定手续发行之邮票，靡不具备。惠廉承袭遗绪，日惟光扬先烈之是务。顾辨别既精，品鉴尤高。凡第二流之所为，如收集邮票之变体者，水印之反常者，花纹之不精确者，以及其它仅小节之

殊异，不足语夫真鉴赏者，皆鄙而不屑为也。

惠廉既嗜好古邮票如狂，阖家化之。有僮约翰·郭克朋者，肤色微赭，给事敏捷，为惠廉所亲信，亦酷具主人风。顾其收藏者，皆主人所弃之废票。久之惠廉搜罗所得，遇有废者，悉畀之约翰。

惠廉家既富有，为人又绝方正，即平日之嫉妒之者，亦常就而请益，盖凡邮识上遇有疑难，必待其一言而后决也。

于是惠廉遂告哈德浦曰：“当六阅月前，举行聚餐会时。……噫，哈德浦先生，余忘未告君，吾人月辄聚餐一次，互出所得，赏鉴志贺。君从未一莅，谅或不知有此。”言至此，众咸失笑，即哈德浦亦不禁哑然，急以不幸无暇为解。

惠廉续曰：“六阅月前，蓓德·司考惕女士请人为邮票真赏俱乐部。女士乃极可珍之人物，君所素知，既妩媚以慧丽，又怀才而茂德，凡适间所称道女士之言，君既悉闻之矣。女士在美，饶有资产，约及六千万元，不幸于集邮一道犹未入门，即如西历一千五百八十三年，开浦镇发行之邮票为三角形，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比斯开发行之邮票上镌有唐·卡罗士肖像等，亦所未知。余辈乃婉言告以缺乏主要资格，未便入会。君谓女士遂此作罢乎？乃竟如适间之言，以为天下事无不能者，闻余收藏完备，即对余宣称：渠于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四月之聚餐会，将备一邮集，完善与余相埒，且将逐枚亲自粘贴，绝不假手他人，其所约日期，即今夕是也。”

惠廉述至此，闻者多嗤然。布克逊医生复耸其肩，不觉用力之巨，坐椅为之磳磳作响。

惠廉续曰：“余辈当然记录其言，允以倘能践约谨当欢迎入会。渠濒行前复曰：‘如此良佳。行见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四月之聚餐会，余将于晚餐时携所得而至，其搜罗之完备，当可使

君回忆今日之言也。余又将在白洛特汇街置巨厦数间，赠之俱乐部，作永久会所，聊酬诸公收录不才之雅意云云。’蓓德女士之约，尽在于此。今君所知，当不亚于余辈矣。”

哈德浦曰：“事绝奇伟！余但虑其不克践约，致令余辈失一姣好之会员也。”

惠廉谓之曰：“恕余多言，吾辈须至七时开筵，今尚有二十分钟，蓓德女士，及其邮集，与……会所犹可希望也。”

哈对曰：“但恐未必能耳。”

流光不驻，女士之足音阒然，其蒞临之机缘，既益见减少，会众之议论，亦愈益纷嚣。惠廉任俱乐部之长，方欲下令撤去席间所设女士之座位，忽有少女姗姗入室。其人惟何？即蓓德·司考惕女士也！

蓓德女士，明媚绰约，丰姿绝世。甫经拾级登楼，娇步微喘，两颊绯红，蔚蓝之目，流眄于云鬓之下，愈增其姣艳。于是“佳哉”“佳哉”之声，起于四座。女士亦答曰：“佳哉，余谨践约到会矣。”朱唇半启，微作笑容，露其弧颦，白如编贝。

铁马诺克夫人亟询曰：“敢问珍藏？”

女士对曰：“挈之在此，差见完备。”

众竟曰：“幸赐赏鉴！幸赐赏鉴！”

蓓德女士返身至门畔，启户而呼，“维多利亚！”即有一长身瘦削、颜色初衰、年约三十许之女郎入室。此即维多利亚·克洛恺德，自幼给役司考惕家，尝有意终老于彼，并与惠廉之亲信小僮约翰·郭克朋相爱好，愿订白首约。其时挟两巨裹入室，步履艰喘。抵室中央，置裹于桌，即悄然退出。蓓德遂指一裹而谓众人曰，“此即余之邮集。其另一裹，乃种种函电文件，足以证明余之收藏一枚复一枚，搜集颇不易也。”

众咸绕案而立。会长惠廉郑重启视，则邮册之内，无一不极端精美。邮票皆粘于纸片，片可移动。每枚之下，皆注其价值、发行时日、国名，以及其所自出处。计共三万四千八百七十有四枚。第一页为一陈旧之纸，色已微黄，边有擦痕，乃首次纳费邮递之函，为一千六百六十三年巴黎法院所发。次即邮票，凡各国时代所发行之种种价值颜色，莫不具备。即世间最难得者，亦搜罗完全。即如毛里西亚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发行之便士橙色票，摩尔达维亚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发行之八十一巴拉邮票，垒羽依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发行之三十生丁黑花蓝地票，英属几亚那一千八百五十年发行之二分玫瑰色票，阿富汗斯坦一千八百七十年发行之一罗比紫棕色票，支那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发行之小字一元加盖红印花八连票，又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发行阔边五分新票全张，及其它罕觐之天下孤邮，亦靡不毕致，且纸质完善，无玷污亦无裂痕。惠廉每揭一页，辄自语曰：“绝佳！绝佳！”而其它阅者亦莫不俯軀延颈，饱览此旷世之奇珍。

当少年会长审视完毕，蓓德复请启阅另一裹中之证据。众皆同声一辞，咸称深信此新人之邮票真赏家，绝无参阅证据之必要。众人之为此言，或者辘辘饥肠，亦已开始告急。因铁马诺克返身视钟，即正色宣布言曰：“今已八点十七分钟矣！”其严肃之态，一若宣判死刑者然。

群咸不信光阴飞驰若是之速，顾事实具在，盖当赏鉴邮票时，其心志专一，已忘却世间尚有其它养身之物矣。

蓓德女士乃笑言曰：“诸公今夕定必不复冀余赴会矣！”

惠廉授以臂而谓之曰：“幸女士许余证明其不然。”于是两人先导，众随之鱼贯入餐室。室之中特设大宾席，居会长对方，前置鲜花一丛。惠廉引蓓德至其旁而言曰：“此席专为女

士辈初入会者第一次宠赐同餐而设。”诸人方欲就席，惠廉复曰：“尚有一语，请君注意。”众肃然。惠廉乃朗言曰：

“诸位先生女士，希望诸君勿以鄙人拘守会章见责。今蓓德司考惕女士，尚未获宠光斯宴之权利，爰谨提议，依遵昔日诺言，一致承认女士为本俱乐部名誉及永久会员，授斯权利，敬请公决。”

末语甫毕，欢声骤作，震耳欲聋。经此热烈欢迎后，遂各就座进餐。一时除匕匙声外无它声息，盖饥肠久鸣，滔滔雄辩，悉沉没于羹汤中矣。直至菜进三道，诸人之舌，始得于别味以外，兼尽其它义务。蓓德遂历述在此短时期中如何搜集邮票，令其完备，为他人多年所不易得者。

座中一人曰：“哈德甫君，请记斯语，庶知所从。”

女士复详述如何驰函全世界收售古邮票家，如何进行搜求，如何跋涉各地，如何遭逢意外之遇，一次二次三次而已。最后复曰：“余虽历无穷艰辛而不以为憾，因今日已获厕身诸君之间。其收藏之富，堪与吾和藹之会长相匹。质言之，其精美完备，殆将无以复加也！”

众复鼓掌不已。于是香槟再巡。惠廉举杯起立，众声尽寂，但闻会长高声言曰：

“蓓德女士，才迈识卓，努力不倦，卒为吾美利坚同胞，树百世之轨范，为人之所不能为，成人之所不能成。其事业之伟巨，其心志之专一，长令吾人钦佩于靡既。今者复使同人更得一度表示景仰之忧，诚堪纪念者也。”

布克逊喃喃自语曰：“上帝福余，胡辞之勿进。余宁进果点，不愿聆斯劝世之文也。”

惠廉谓之曰：“医生乞恕余。”

于是此肥硕之医生急支吾其辞曰：“余言……余言……”

噫……余言君之辞令绝佳！”

惠廉笑曰：“果佳耶？今谨举杯而祝蓓德·司考惕女士康强和乐！”举座应而和之，欢祝之声，达于户外，直令蓓德女士踟蹰不知所可。

欢祝毕，众甫就坐，欣然进餐。忽有侍者入室，呈挂号函。惠廉接视封面，言曰：“嘻，此函发自莫理努，乃收买古邮票之巨商，与余交易绝巨，是必新有所发见。诸公以为何如？”

众尽细语曰：“必然必然。”

惠廉乃启封展笺，果粘有邮票一枚。浏览既竟，不觉呼曰：“美哉，此非寻常物也！”

时众目咸注于惠廉，而此少年邮王，亦不欲再增他人之惑，且俱乐部章程亦有与众共赏之规定，遂曰：“诸君请聆函文。余谨再宣言曰，此非寻常物也！”言竟，乃朗读来书：

“葛宜士先生：

曩者辱蒙订立合同，凡属依法发行之邮票，苟有所闻见，必竭力罗致之左右。兹谨遵命奉呈世上稀有之邮票一枚，乃雅鲁藏布君主所拟发行，镌版既竣，忽以他故遽毁其版。留传于世，谨得二枚，为镌者所呈之样张，此皆确凿可考之事实。”

诵书至此，布克逊医生揆言曰：“样张耶？得之胡为？君乃素不收藏样张者。”

铁马诺克冷然曰：“俟其读竟！”

惠廉续诵曰：

“仆固知公素不收藏样张，所求者仅属合法使用之邮票。顾斯票虽曰样张，亦尝合法使用，雅鲁藏布君主曾用以递函印度总督，用是为仆所得。然辗转访求，牺牲亦属不赀。惟斯票殆将为世间唯一孤票，其它一枚，尚在雅鲁藏布君主之所。其

价值自极可贵，非有十万金圆不能相让。公如欲之，六万金圆可矣。”

蓓德闻语，呼曰：“余愿出五万金圆！”

惠廉笑言曰：“司考惕女士，幸恕余，此票非复求售者，盖已属诸鄙人矣！请聆其余。”

“今公既存巨款于仆，又嘱搜求难得之珍，不问其价，爱特奉呈，谅公将珍藏之也。

莫理努谨上”

诵书既竟，人人亟欲一睹此奇异之邮票。惠廉乃递之座众，见者皆誉不绝口，盖此票诚艺术上之杰作，泥金印于极坚致之白纸，四周绕花如饰，间以梵文，字细几不可辨。中镌君主御容，仪态万状。宝座四周，更有王室徽章绕之。笔划精细，花纹缜晰，于美术上允推独步，并以见镌者艺术之不可企及焉。

伊文斯·白赖福夫人反复审视，一再言曰：“壮丽极矣！壮丽极矣！”魏德柏及哈德浦同声和之。

铁马诺克亦赞叹曰：“美哉矣，邮票也！”其夫人更赞赏不置，闻言不禁接语曰：“毋宁谓之世所未尝有者。其瑰奇奇皇，无以复加也！”

未几邮票递至蓓德。初但详加审查，未作一语。既乃递之邻座而言曰：“倘所闻者确，此票实有二枚。”

惠廉答曰：“良是。虽然，其它一枚，必已毁弃无疑。天下事欲求胜利，必多荆棘。”

既而餐毕，四座尽起，返于客室。蓓德此时似心有所属，不甚注意他人之语。布克逊忽谓之曰：“女士前功尽付东流矣！”

蓓德询曰：“君言何指？”

医生对曰：“何耶？此易辨者。今后女士之藏，不复可称完备矣！”言竟，张口狂笑，一若自知出言之深刻者，口之硕大，亦如其躯。

时众人方竞谀惠廉幸运之佳，获此举世无双之邮票，更无他人可罗致以相匹敌。蓓德悄然至其旁，闻末语，即曰：“未可知也。”

惠廉殷勤致意曰：“乞女士鉴其诚悃。余实以获此邮票为憾。余于他人固将以有之而至觉其乐，但于女士，则殊不然。”

蓓德遁辞而对曰：“是有命焉，谁能违之？”语竟，遂告辞，坚留之，不可。

布克逊乃谓众曰：“彼姝似颇愤恨。”

哈德浦曰：“未必。若只以不得一枚邮票而愤恨，毋乃太好自寻烦恼耶？”

惠廉曰：“噫，君未尝真爱邮票。果真爱者，必因一枚之不获，而遍走天涯以求之。”

铁马诺克泰然曰：“或者彼姝将往求之。”言时，绝不措意，一如谈寻常琐屑事。但言入惠廉脑际，恍若电光之一瞥，如有所触，自语曰：“倘若……但未必，何愚之若是？……虽然，或者……”于是惠廉心有所注，虽欲勉强酬对，而语言不属。蓓德之行，盖令其心怀忐忑，惶急之态，不复可掩。蹀躞室中，渐及门畔，乃悄然而去。布克逊乃犹持初见，复谓众曰：“彼姝之邮票热，殆成狂易矣！”

译者曰：布克逊之言确也。蓓德既离客室，见侍婢方就廊下桌，与约翰作叶子戏，藉驱睡魔。约翰欣然掷其牌，呼曰：

“尔负矣！二百五十。”维多利亚愤，摔牌于地。忽睹主人出，亟侍之登车，坐于其旁，车乃悄然启行。两马殊矫健，曳橡皮之轮，疾驶如飞。蓓德方沉沉深思，维多利亚则泰然舒坐